

重修臨城縣志弁言

登於戊辰之嵗筮仕得臨城思
屬真定府之趙州由邑至府

初渡二百里大師相梁公亦

圖華城其隣邑之利弊疾苦皆

熟悉而心識之且公與先殿先

伯同譜余竊附通家之子因晉
謁長跪請教焉公曰子亦知為
宰之貴得人乎臨有人焉為喬
百一先生乃中丞公之孫而朱
肅公之子也春秋高學問醇博
口無夸言身無畸行泉石自怡

長吏不得數數見式廬以諮是
可知政矣余曰謹受命迨至臨
登先生之堂述梁大師相之
命語及臨政先生曰予烏之以
知政哉矧予雖遨遊人世間置
戶外事不談者久矣匪惟不知

政即知亦弗言也無已則有一
焉維邑有志猶國有史觀古乃
可知今開來必先紹往誠得失
之林而考鑒之藉也臨志修於
萬、二十五年迄今幾及百載
闕如也倘其有志於斯乎則不

言政而政在是矣余因蒐購舊
志兵燹之餘無有存者僅得一
編半屬殘蠹誠不可不亟為修
輯也然臨雖山僻之區諸務紛
錯余又以初任吏治未嫻如均
里社查保甲諸事目閱予披刻

無暇晷迨辛未之春始得議及
修輯先生且以年老辭余曰舊
志乃中丞公之載筆而修志又
屬先生之素心况先生於境內
名勝皆游覽所及上下數百年
事故向已集有成書雖為本穀

軟猶及記憶不有主者誰繼其
成于是先生強出任事更致博
士弟子員六人分類纂錄先取
舊志之缺者補之斷者續之而
後綴以九十餘年之時事條分
縷析彙而成編先生復不鄙余

之不文政有餘暇偶亦互相
正始事於春季凡三閱月而
藁當即授梓又三閱月而竣
先生乃輾然喜曰天下事與
固有時哉自勝國至今官斯
者類多實心任事而何修志

舉渺乎無聞也。即以予言之。日
積月累而成。稗官之紀錄者。已
數十率。丙寅歲。邑侯宋公已屬
稿。將付剞劂矣。又以艱去。不果
乃至今日。而率觀厥成。不謂非
遭逢之異也。自今以後。又不知

閱幾何年而重修願我侯之一
言以序之也余曰余亦何敢自
附於文人之列今得藉予告成
俾後之覽者知為某年邑今某
修志已有榮施矣敢言序乎雖
然以紀月日似亦不可少也故

謹就其事之始末而述數語於
簡端如此

康熙歲次辛未秋仲文林郎知
臨城縣事晉陵楊寬撰并書





頤苑德事會刻詩書經傳

藏書總目卷之六

集部

詩經卷之六

鏤臨城縣舊志序

夫志以識一邑故實昭往鑒來爲必不可
闕之書闕則修舉之責主者身之然夫子
魯人魯史裁白聖心而後魯之事萬古如
存則執簡摘詞又存其邑之賢者事已擗
郢人也生左史倚相之鄉索無能究極
挾賦走兩都不一遇空抱離騷憤強顏一

官而得已也臨自爲古文獻宜徵乃建志
春王永興之後寥寥無與續何邪曰吏人
職史治書史其政成化行後事由今遡見
前令君更迭靡常憂讒畏譴不能以其身
一日安局暇爲其邑圖此千秋業者書而
竊不然也竊鏡識此矣一行綰綬卽從鄉
先生喬直指公問政見邑志久湮山川靈

秘閣而不展因請先生得秉筆先生辭不
居如不欲蒙知我舉我之名也者聘懇再
四始心承之值讀禮餘閒就其故處屬草
大書特書悉準諸史例飾之以詞則班馬
而是焉真良史才哉予觀先生心極細極
虛亦極公細則諸家不憚披閱以求合諸
勝不憚歷覽以求實而又不吝款示蒙昧

以覘一得且謂一邑之書弗綜核弗傳孝
廉岳君趙君太學米君及諸齒德俾得參
互考訂所見以補遺滲虛之至也亦公之
至也凡再閱月而事具行且入都門候補
則携以與故契今太史宋蘭謁公商訂之
一切經校定而後舉以付冗吏參刻蓋逾
年而書始成也其脊哉搏因爲之說曰志

史類也惟邑有志惟國有史史不能外志
以集其成有其采之者惟其信耳今聖神
爲國事圖不朽館閣鉅卿有事纂修者方
廣求野史以充茲志筆吞先生者不信不
書而又得太史公以裁其成其所與於筆
之削之者必其有當於史例者也夫知不
自用美重相成此一志也重邑典者不難